

陶菊隱著

叢譚
六君子傳

中華書局印行

自序

這部書寫在吳佩孚將軍傳之後，是民國三十年雙十節脫稿的。我爲什麼要寫這兩部談掌故的書呢，說起來有一段苦痛的回憶；當我還是塗鴉少年的時候，喜在報紙上發表作品，從小說寫起，一直寫到評論，覺得所要說的話很多，而所受的限制很嚴，所能發表的範圍很窄。那時上海有租界，是軍閥勢力所不及，言論較自由的地方；後來我改變方針，替上海報寫通信稿，我所要說的話，在地方報不能發表的，在上海報能盡量地登載出來，那時我像發現新大陸一般愉快。

我在故鄉長沙，用盡可能的方法逃避當地的郵件檢查（或託人帶信來滬，或利用日本郵政局，或用軍事機關信封而以報館私人爲收件人，或用英文而以洋商名義發信），平均每日發一函，每函長約二千字。倘有一天不寫，心裏頭就難過得像放棄了一天的責任一樣。如此經過七八年之久，上海也不復爲新聞自由的理想天地了，我移轉方向，改以天津報爲目標。

二十五年搬到上海來，我感到言論不自由真是新聞記者精神上的枷鎖，這枷鎖一日不解除，則一切自由均無從談起。我不能擺脫新聞記者不做，又不肯強作違心之論，以投時賢之所好；在窮則變變則通之原則下，乃採取避實就虛的策略：不談本國政治，專寫國際問題。我以爲這該可以任情發揮了，但是

天下事真難說，你談某些問題，有人會懷疑你影射本國的某某問題，同時「閒話皇帝」一類的文章，能引起外國壓力而使執筆者獲罪入獄。

因路路不通的緣故，才使我決心由一個新聞記者變成了舊聞記者，改寫事隔多年的國故叢談。這兩部書就是在那種環境和那種心情之下的產物。

這部書和吳傳一樣，逐日在當時的新聞報發表。但吳傳登完一段寫一段，這部書却是窮兩月之力，一口氣寫成的，其大部分時間用之於搜集參考材料與接洽有關人物的上頭。我一面登報，一面交中華書局付印，報上未登完，樣本已排好，剩下來的祇有付印和裝訂的手續。

天下難說的事太多，你以為印好了就可以發行嗎？是年十二月八日，黑暗勢力突然地侵入了當時的上海租界，從此未登完的餘稿不再見之於報紙，而出書亦因之延擱至今。不但這樣，連我已出版的菊隱叢談二十種，也被日本人列入「禁書」或毀版，或禁售。我應當感謝他們，在漫漫長夜中，我有充分時間補充了許多材料，使這部書的內容較充實，比原稿增加了三分之一。

吳傳是民七至民十五北方軍閥的政治鬥爭史，那麼說得狂妄點，這部書算是民元至民六的開國史和再造共和史吧！其中包含着辛亥革命前的排滿潮和黨團活動，袁世凱與清廷之鬥法，南北議和與

統一，二次獨立因宋案發生，還穿插有縱橫五六省的狼禍紀實，和因帝制引起的五九國恥，最後以洪憲醜劇及袁世凱憂憤而死爲結局。這是民國成立前後的一大動盪時期，一方有着可泣可歌的史料，一方腐惡勢力之頑強，政治道德之破產，是開國時期所不能避免的現象。

我生平寫稿，粗製濫造或所難免，但我敢於自信的，不肯說一句假話，不願寫一件假事。我這個記者，爲新爲舊是另一問題，我所注意的是真假問題，要努力做一個真記者，盡量地保存事實的真相。這兩部書雖不敢自詡爲與當年的事實毫無出入，至少對於說真話和寫真事兩點，已作了相當的勢力。

還有一部督軍團傳，不久或可問世，和這兩部書連繫起來，是民元至民十五間民國初期的掌故。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日，舊聞記者。

菊隱
叢譚

六君子傳目錄

一 從六君子說到六君子	一
二 東京島瞰	八
三 清廷的假膏藥	一四
四 寧漢黨獄	二〇
五 黃鶴樓頭革命潮	二五
六 八月十九日	三〇
七 三條辮子	三七
八 袁的「兩面光」	四五
九 淮海之間	五一
一〇 對袁的「綏靖政策」	五九
一一 再接再厲	六四

一二	人間何處有「林清」	六九
一三	統一與混亂	七八
一四	政黨內閣制	九〇
一五	毀宋酬助	一〇三
一六	二次獨立	一二
一七	陳其美之言	一一
一八	哀江南	一三五
一九	名流內閣	一四四
二〇	春雲漸展	一五四
二一	故宮博物院	一六六
二二	狼來了	一七七
二三	神話頭腦	一八八
二四	兩個不識時務者	一九四

二五	五月九日	二〇二
二六	南北兩將軍	二〇九
二七	西蜀將軍	二二〇
二八	泱泱乎君子之風	二二七
二九	帝制思想源流考	二三八
三〇	劉申叔與黃季剛	二四四
三一	嚴幾道與林琴南	二四九
三二	帝子蒼茫醜劇多	二五八
三三	屈膝將軍何多	二六四
三四	八十三天的夢	二七二
三五	松坡將軍逢場作戲	二八二
三六	所爭者人格耳	二九〇
三七	二陳湯	三〇六

三八	江南春色·····	三一七
三九	畫虎不成·····	三三一
四〇	西山日落·····	三三八
四一	歸隱洹上村·····	三四七
四二	東海星沉·····	三五七
四三	到光明之路·····	三六四
四四	北京黨獄·····	三七〇

菊隱叢譚

六君子傳

從六君子說到六君子

『六君子』原是好聽的名稱。歷史上所稱爲『六君子』的，唐玄宗時有陳宜中等（第一批），宋甯宗時有太學生周端朝等（第二批），明僖宗時楊漣、左光斗等爲魏忠賢所害（第三批），周起元、繆昌期、周順昌等死於獄中（第四批），這些人都是具有熱血的中華魂，國家和民族間之正氣，以淚和血寫成他們可寶貴的史篇。最後一批『六君子』便是光緒朝維新之變，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等（第五批）死於西太后之手，他們雖則因時代關係，囿於『忠君報主』的舊觀念，對民族問題不曾理解到，但那次驚人事件後，國人始曉然於清室之不足與有爲，一時崛起的志士仁人，由維新狂熱轉變到革命激流，則他們在菜市口的血也不是白流的。

民國既成立，打倒了專制淫威的帝后，則『六君子』之名當不再見於經傳了；不料民國四年間，又有變形易質的『六君子』出現，楊度、孫毓筠、胡瑛、李燮和、劉師培、嚴復等組織所謂『籌安會』，時人戲

呼之爲『六君子』，這是『六君子』的反角，也是近代歷史上的一幕怪劇。

我們如稍回憶，清末和民國初期兩次『六君子』事件，袁世凱都是其中極重要的角色；他出賣戊戌六君子以成其功名富貴，而起用洪憲『六君子』却未嘗不是他自促敗亡的動機。事之湊巧的，袁與湖南人像特別有緣，戊戌六君子以譚嗣同爲核心，是一位湖南人（瀏陽），洪憲六君子的主角是楊度，又是一位湖南人（湘潭），後來打倒洪憲帝的蔡鍔也是湖南人（寶慶）。

袁之不臣於清室，不始於辛亥逼宮，而始於戊戌之告密。他若不把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紅了他自己的頂子，也許光緒帝能夠排除萬難，恢復其君主特權，掛起了『君憲』招牌，推行其以康梁爲中心的新政，雖則最後仍無裨於清室之覆亡，却未嘗不足以朦混一時，動搖了民族觀念，也許辛亥年熊秉坤等攘臂一呼，不能一舉而斷送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天下。

下述史實，是袁出賣戊戌六君子的一段過程。

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下詔維新後，七月擢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爲四品京卿，他們都算是天子的近臣，和現在的機要祕書一樣，而當時翎頂輝煌的軍機大臣，反變成了吃飯不做事的廟堂傀儡了。試想，畏新政如虎，視康梁若蛇蝎的西太后，能夠容忍得下嗎？她正在計畫着以九月天津觀操爲

由，命直隸總督榮祿實行所謂廢立之計。譚嗣同聽得這消息，不覺慌了手脚，想利用平日向新黨暗送秋波的袁，以推翻西太后的毒謀。

袁剛授直隸按察使不久，尚未到差。八月初二召見，即開去本缺，升爲候補侍郎，辦理練兵事務。這次破格升遷，是譚慫恿着光緒帝以『殊恩』感動他，想用他的新軍對抗那手握重兵的榮祿，進而推翻那阻害新政的太后。

初三晚，袁邸中來了不速之客，就是那位炙手可熱的譚京卿。他向袁道賀後，即轉入本題說：『你懂得恩詔的來由嗎？』

袁是老奸巨滑，雖然胸中雪亮，却故意地推開來說：『不曉得那位大臣口角春風，倒使我受寵若驚。』譚連連地搖着頭，表示不以爲然的樣子。

袁低聲說道：『是老兄的錯愛？』

譚仍然搖着頭微笑着。

袁說：『願聞明教，以開茅塞。』

譚用極端嚴肅的口吻，吐着『箇在帝心』四個字，每個字都說得沈重而有力。而袁呢，亦用極端嚴

肅的態度，表示其『感激涕零』。一個算是『飢不擇食』，一個却『滿臉都是戲』。

談話漸漸入港，兩人的聲帶亦漸漸低沉下來。譚把滿腔的心事都說出：『皇上在大難中，不久有密旨，命你將榮祿正法，帶兵入衛，把守頤和園，即命你升任直隸總督。』

袁幕中有一位智囊——尹銘綬，是譚文勤公（名鍾麟，黨國要人譚延闓之父）的孫女壻（長子樸吾的女壻），以榜眼授翰林院編修，這裏又是一位湖南人（茶陵）。袁送過了客，就把尹找過來唧唧噥噥地討論了很久，以後便發生太后再臨朝和誅戮六君子等等驚人動作。

後來袁搖身一變，變做了民國總統，曾在報端發表戊戌政變日記，是替他本身和榮祿洗刷的。茲節錄於下：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廿九日，予奉召由天津抵京，定八月朔請安。初一日黎明在毓蘭堂召見，上垂詢軍事甚詳，退下。忽有蘇拉來報，已以侍郎候補，並有軍機處交片：『奉旨，令初五日請訓。』次早，謝恩，召見，陳無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賞，慚悚萬狀。上笑諭：『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

初三晚，譚嗣同突如夜訪，謂有密語，請入內室，屏去僕丁，心甚訝之。……譚云：『公受此破格殊恩，必將有以圖報。上方有大難，非公莫能救。……榮某將廢立弑君，公知之否？』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某謀廢立弑君，大

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帝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爲總督，布告榮某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團和團，一半守宮。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予聞之魂飛天外。

譚云：『今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團和團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必須今晚定議，我即請旨辦理。』予謂：『此事重大，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譚云：『初五日定有硃諭一道面交公。』予見其氣餒兇狠，只好設詞推宕……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凱斷不敢辜負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須妥籌詳商以期萬全。我無此膽量，決不敢造次爲天下罪人。』譚再三催促定議，幾至聲色俱厲，腰間似有兇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將巡幸天津，伊時軍隊咸集，皇上一寸紙條，誰敢不遵，何事不成？』譚云：『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大業，天下事盡入公掌握，在於公；若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初五日請訓，因奏曰：『古今各國變法非易，請忍耐待時，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必須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閱歷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虞，累及皇上，關係極重。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陳。』上爲動容，無答諭，請安退下，即赴車站。抵津日已落，即謁榮相，略述內情。

越四日，榮相奉召入都，隨行相約，誓以死保全皇上。……良以慈聖祖母也，皇上父親也，處祖母父親之間，爲子孫者惟有出死力以調和，至倫常之變，非子孫所忍言，亦非子孫所敢問。

他面諫光緒的一段話是沒有根據的，最有根據的是他後來一帆風順的官運：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授山東巡撫，庚子（二十六年）之亂，與粵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湖督張之洞等合議劃境自保，因之義和團不敢入山東境一步，因之得『才堪應變』之名；二十七年（辛丑）繼李鴻章署直隸總督；十二月參預政務處；二十八年（壬寅）實授直督，還兼着商務、路政、電報、外交、練兵等等大臣的頭銜。後來李、張兩人相繼謝世，他竟變成了唯一的『廟堂柱石』。三十四年兩宮升遐，才使他真正遇着一大『魂飛天外』的打擊。

光緒死得突兀，當時就有中毒的傳說，迄今尙爲疑案。又有遺詔誅袁的種種傳說。不論怎樣，攝政王載灃是光緒的親兄弟，想替哥哥報仇，是情理上所應有的。加以滿漢人兵權之爭——滿人鐵良、良弼等一口咬定漢人非其族類，尤以袁練兵爲其心腹之患——所以光緒死後不到一個月，清廷就叫袁『回籍養病』。（袁早知爲清室親貴所不容，於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奏請解除兼職，將北洋第三、第五、第六各鎮交部直轄，清廷允之，以旗人鳳山爲一、三、五、六四鎮總統。）

戴鴻慈不誅袁而僅僅叫他『養病』，是不敢下手，不是不忍下手。北洋新軍都是袁的耳目或心腹，以柔儒的攝政王，敢於悍然爲之而不顧其後果嗎？所以袁雖則奉令下野，暗中仍是北洋軍的首領，仍是清廷的心腹之患。那時他已不重視那位尹榜眼了，却找到另外一個湖南人，另外一個智囊，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楊度。楊隨他到彰德，爲之策畫奔走。他的長子克定在北京做郵傳部丞參，是他的留京內線。北洋總督楊士驤、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和若干督撫們是他所散布的私黨和資金網。要錢有錢，要人馬有人馬，祇等時機一到，不愁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尹榜眼何以被袁遺棄了呢？當袁外放魯撫時，曾經保舉他做過山東學台，以酬其功。當義和團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他又來獻策，主張懷柔拳民，以免失太后之意。但是袁一則鑒於外國人的勢力比太后大，二則與兩江、兩湖、兩廣諸總督有『保境安民』的新結合，所以不肯採納他的建議。並且袁是個極端猜忌的人，不願別人多預聞他的機密，又覺得『尹才子江淹才盡』，所以漸漸地冷落了他。尹又因禮部勘卷事，與其座師——禮部尚書徐桐大鬧，竟至專摺參徐，當時師弟之分極嚴，學生打倒老師是清議所不容的，所以尹後來外放江南候補道，在南京潦倒以終。

東京鳥瞰

第一次新政被推翻，引起了義和團之變，引起了八國聯軍入京的奇恥大辱，同時却又引起了光芒萬丈的革命火把，清廷於創鉅痛深之餘，才有所謂『籌備立憲』之舉，想用『假膏藥』來轉移各方的視線。辛丑年復開經濟特科，癸卯年（光緒廿九年）閏五月光緒在保和殿舉行『御試』，應考的有兩個後來在民國史上掀風作浪的怪人物，一個是廣東人梁士詒，一個是湖南人楊度。梁中了一等第一名，楊是一等第二名。榜發後，西太后向軍機大臣瞿鴻禨（湖南善化人）偶然談到特科人才，瞿奏稱：『初試一等一名梁士詒是廣東人，梁啓超的兄弟，孫文的同縣人，名字又和康祖詒（有爲原名）的末一字相同。梁頭康足，其人可知。』這位顛倒錯亂的大臣，把三水人（士詒）硬派作新會人（啓超）的兄弟，把香山（中山）與三水當作一縣。但是西后一聽得革命領袖和康梁的大名，即馬上變色，連初試的閱卷大臣都被她撤換了。同一時期，楊度亦有『康梁餘黨』的嫌疑，嚇得他和梁都不敢入場覆試。

楊是王湘綺（名闡運，字壬秋，湖南湘潭人）的得意門人。少年喪父，和他的妹妹楊莊（字少姬）有才男才女之稱。少姬就是湘綺最小的兒媳（湘綺第四子名文育，字季果，乃少姬之夫。）民國初期，一

個白髮垂辮的老人帶着一個年老貌醜的女人，形影相隨，招搖過市，千手所指，萬目所視，都笑這個老名士和上坑老媽子的活劇，而此老泰然自若，因之時人都說湘綺玩世不恭，却不知他是蘇張一流人物。他在曾國藩幕府時，暗中屢次進言：『你出死力替別人爭天下，何不留以自取！』嚇得曾不敢答話。有一次，他口稱機密大事，請曾屏退侍從，又在私室中反覆陳說清廷之不足以有爲，與其碌碌依人，何如創業垂統？曾側着頭把眼光射在地下，一面用指頭蘸着茶水在案上信手作字，後來僕人發現他所寫的都是『妄』字。曾引進鄉賢很多，終其身不敢保舉湘綺，而湘綺亦視之爲『一個無出息的偉人』。

楊在湘綺門牆中養成了通脫不羈的個性，塗脂傅粉，涉獵花叢，與龍陽才子易實甫一模一樣。一次，少姬夫婦口角，楊寫信給乃妹說：『夫婦之道同於君臣，合則留，不合則去。』少姬涕泣求去，急得湘綺搔首頓足說：『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須看我的老面。你不做我的媳婦，做我的女弟子何如！』

民國四年，國史館協修宋育仁因主張復辟被捕，解回四川原籍。宋是湘綺弟子之一，且湘綺正任國史館長，他留了一封信給『慰亭老姪總統』，把印綬交給楊（時楊任該館副館長），悄然不辭而去。他死後楊的輓詞是：『曠代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祇今顛沛愧師承。』

楊的伯父瑞生曾任朝陽鎮總兵。他有一名馬弁是後來北洋三傑之一——大名鼎鼎的王士珍。那